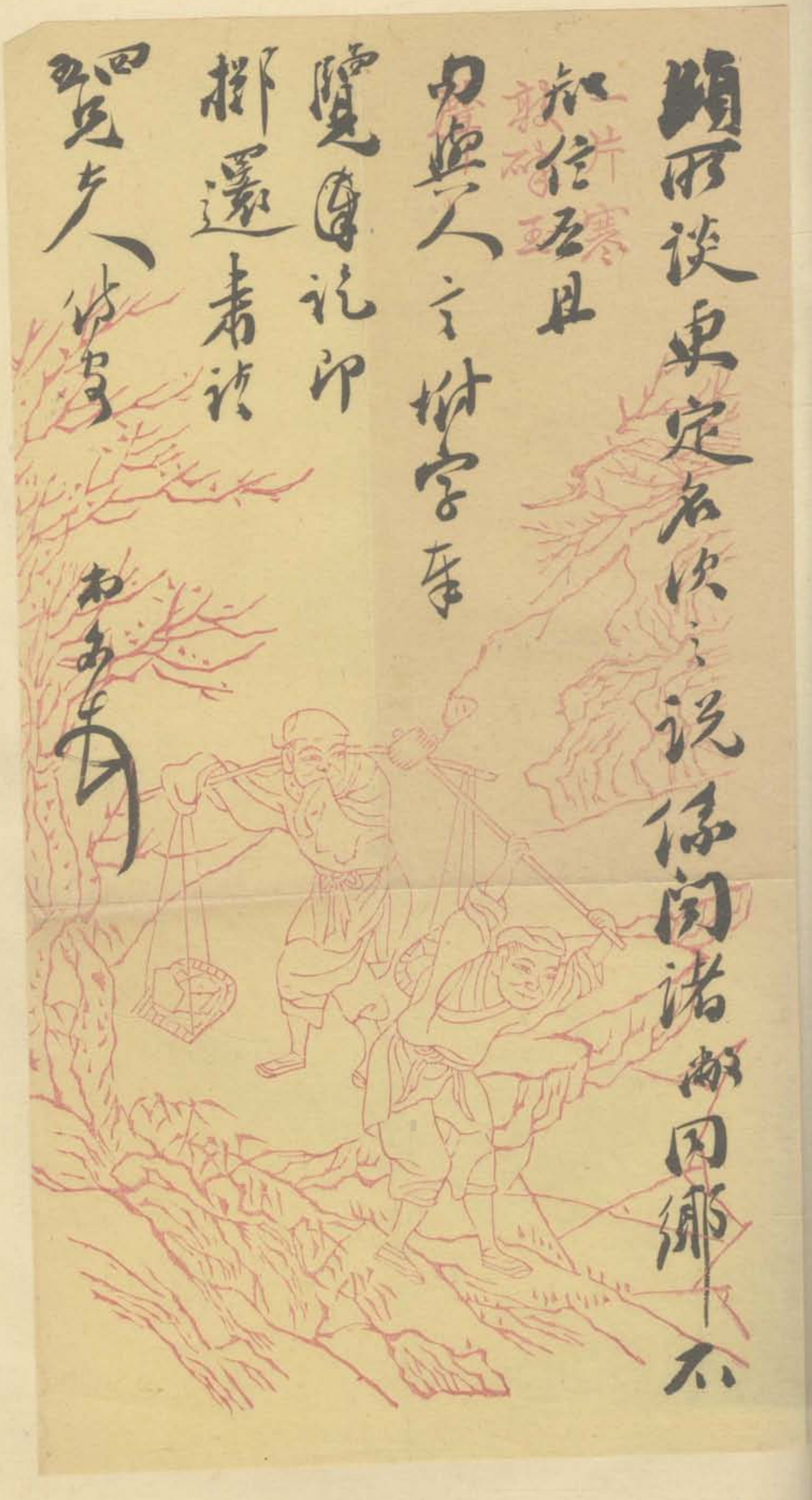
頃所談東定名次之説係関諸㴑因郷一不
知信否且
由與人之様字本
覽貴説印
拂還書請
四五兄左人侍史
和南生白



黑韃事畧

陳桱通鑑續編云太宗七子長曰合西歹二皇后孛友所生海有子曰海都次貴由次曰闊端曰闊出曰合刺察兒六皇后所生也曰合丹曰滅里七皇后所生也

元史阿刺罕傳文也柳于太宗時為皇子岳里吉衛士岳里吉即合刺直亦即月良也據史補岳貴主為合申主殘疑此河西䚟即元史合失太子也存攷

陳桱所稱有子之合西歹即此河西䚟據海都證之則考異以為

黑韃事略

宋 徐霆 長孺 輯

黑韃之國（即北單于）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

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思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䚟其耦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曰河西䚟（立為偽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錄事）曰合刺直（元史表太宗七子長闊端次闊出即此闊除也次曰合刺察兒即此合刺直也惟河西䚟不見表疑即所謂太宗以子月良不材不立為嗣者）

其相四人曰按只䚟（黑韃人有謀而能斷）曰移刺楚材（字晉卿契丹人）或稱中書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稱將軍）共理漢事曰鎮海（回回

合失碣然無疑

太宗紀乙未皇子曲出
及胡土虎伐宋丙申冬
皇子曲出薨即此出屈
朮也粘合重山從伐
宋本傳不見

霆至草地時按只觧已不為矣粘合重山隨屈朮
偽太子南侵次年屈朮死按只觧代之粘合重山
復為之助移剌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
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
必徹徹必徹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爾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餘里）則漸高漸濶出沙井（天山縣八十里）
則四望平曠荒蕪無際天間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
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

霆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小沙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驚蟄無雷）四月八月常雪風
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
亦雪

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
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産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
咸無焉
其畜牛馬犬羊槖駝胡羊則毛氄而扇尾漢羊則曰
骨律槖駝有雙峰者有孤峯者有無峯者

霆見草地之牛純是黄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
能走既不耕犂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即氊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曰
徙帳以從校獵凡偽官屬從行曰起營牛馬槖駝以

挽其車上室可坐可卧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飯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行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偽扈衛及偽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主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偽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其製即是艸地中大氊帳上下用氊為衣中間用柳編為窗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閾與柱皆以金裹故名中可容數百人韃主帳中所坐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构欄然穹廬有二樣燕京之制用柳木為骨正如南方罣罳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氊為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氊韃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兎曰鹿曰野彘曰黄鼠曰頑羊（其脊骨可為杓）曰黄羊（其背如扇大）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

元制馬將大牲惟祀天及
宗廟用之刑法亦禁令
臨諸宴會雖達官殺
馬為禮者禁之

之魚地冷可致 牧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臠而先食然後食人 明刻增新事林廣記有從會上燒肉事件凡羊羔黃瓶搭刺不花等三十五件皆泰定重刻宋事林廣記所無此蒙古重火燎之證

霆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到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勺而酬乙乙又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乙纔飲訖勺而酬甲甲又序勺以飲丙丁謂之換盞本以防毒後習以為常

其味鹽一而已

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濼其水暮沃而夜成鹽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色白於雪其狀大於牙其底平於斗故名斗鹽蓋鹽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鹻其草宜馬

其爨草炭 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眾挑土以為坑插木以為表維以毳索繫以氈羽猶漢兔罝之智綿亘一二百里間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蹙圍攫擊焉

霆見其行下韃戶取毛索及氈亦頗以為苦霆沿

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鬃扣之則曰以之為索
納之窩裏陀為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
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頂故姑
霆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
上用四直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
上人則用

事林廣記固姑韃人回回婦女戴之以皮或糊紙為之朱漆剔金為飾

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
野雞毛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氈毳革新以紵絲金線色以
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事林廣記韃衫有數樣曰兇腰曰線腰曰海青曰跨摺曰三[illegible]之類所謂線腰者即指此腰線也

繫束李本作緊束

霆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
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
漢人為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著腰間密
密打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
多爾又用紅紫帛撚成線橫在腰上謂之腰線蓋
欲馬上腰圍繫束突出采艷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
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霆見其自上至下只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
稱如管文書則曰必徹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

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即是楚材輩自稱為中書
相公若王檝則自稱曰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
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為揖左跪以為拜
霆見其交抱即是厮摟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曰鼠兒年之類）今用六甲輪
流（大曰甲子年正月一日或三十日）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
本俗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
為一月人間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霆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歷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

中堂事紀回回譯史麥朮丁其所譯落款揔皆用厚皮紙為葉以木筆挑書普速蠻字然則回回書以木筆書於紙上作杖是也

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
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髯極
黑垂至膝常綰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為進止（朏之前下絃之後皆其所忌）
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杖（李本原校作板）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
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霆嘗考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
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
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
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

李云柅當檷字之誤

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傍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喫

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掌之無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偽酋自決楚材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霆嘗考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只韃主自斷又却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韃人為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予決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已

中堂事記云者天子有八寶今朝廷所用止一印而已蓋即謂宣命之寶

野獲編云太祖奉天承運四字千古獨見鏤之大圭以為臣下誥勅必首曰奉天承運皇帝按明之奉天承運即元詔令之首必稱長生天也因長復襲而訓為千古所無不攷古之蔽如此

置蘸即置站也蘸字獨見於此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卜使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即鑽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著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然

其賦斂謂之差發賴馬而乳剩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蘸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謂借過回回銀買給往來使臣食過之數）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兩合諸道歲二萬鋌旁蹊曲徑而科歛者不可勝言

霆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偽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妳為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蘸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下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為苦怒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

地定差發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黷貨更可畏
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
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
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
子張齊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
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歛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
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
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懋遷或託夜
偷而責償於民

自韃主以下諸以銀貸回回令賈易以納息此[illegible]元史所謂斡脫錢也案本紀至元元年定諸王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銀與非投下人為斡脫又至元二十九年斡脫阿里火者伯可負斡脫鈔三千錠元典章新集兵部驛站條[illegible]延祐六年[illegible]差往西番地面拘收[illegible]斡脫等錢多用鋪馬[illegible]元史有此風而元初尤甚[illegible]元史類編[illegible][illegible]

霆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
以下只是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
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刼而
責償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紵絲鐵鼎色木
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
韃人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
有盜只諸亡國之人為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
地却遠遠卓望纔有人築著急來昏賴回回之狡
心最可畏且多伎巧多會諸國言語直是了得

其官稱或僭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
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

總百戶一長盜滋折並不
畜更為實匪淺始自脫脫
斷絕在解除外用姓本牢
前充敵之物并斡脫等拜
見擺花等物並行禁止
內外官吏視此為例

玉元譯語買賣人曰斡或
旦替赤或曰替你斡脫
也

李學士云跋焦疑即
蒙韃備錄之婆焦疑
即今雜役也

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霆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請俸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為何也韃人止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催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賤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

其字上疑脫自字前云
左為下疑騎相向而左過
為相順據肉以左手為
相逆也

其國禁草生而劚地者遺火而爇草者誅其家拾遺者履閾者箠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潔軸氈簾而外者責其係韃主之頸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謂之斷後遺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後返

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𨅋避狀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為當然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䚷（䚷者不好之謂）故其國平時無賞惟

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紵絲段陷城則縱
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
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
不殺則罰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死士或三次四次然後免
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資之半
霆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産以入受寇之家或甲
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
畜産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欲謂之
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
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元秘史蒙語捺孩狗也
克鼻稍即乞卜察
陸萬當即印度也

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大真國厥相王賢佐
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抹曰那海益律子
印狗國也男子面目拳毛而乳有毛走可及奔馬女子姝麗韃攻之而不能勝西南曰斛速
益律子水韃靼也曰木波西蕃部族不立君西北曰克鼻稍回回國也
回紇之種初順韃後叛之阻水相抗或未真生前常曰非
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
矣不如留茶合解鎮守且把殘金絕了然後理會茶
已年茶合解嘗為其太子所親曰陸萬黑回回其地不雨而賣水以
為國正北曰呷辣吸紹黑契丹一名契丹一名大丹即大石林國或削其國
武得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水韃靼木波皆可置而
不問惟克鼻稍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之憂

此雖人所必爭者

語作阿里康蒙語奶子酒也

影元本中州樂府王元佐小傳賢佐一名元佐名澮咸平人為人沈默寡欲邃於易學若有神授之又通星曆讖緯之學明昌初詔行中雅至京師命以官不拜朝廷重其人授信州教授未幾自免去至授博州教授鄆守以下皆師尊之一日守宴澮適中使至中使溪然力飲至賢佐名強之酒守從旁救之曰王先生不茹葷酒勿若之也中使乃止是夕賢佐棄官遁歸鄉里宣宗南遷聞其名識蘇召之以道梗不果車駕南渡人有自戎中來者說賢佐年四六十餘起居如少壯人宣宗重其人嘗以字呼遣王曼卿授遙嘉宣撫使不拜又詔宰相以書招之有道尊德重名動天朝推其緒餘至翔天下聖上明發不寐乾會元元屆已下賢尊師重道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無一言於貞祐之日乎想惠然而來審定大計之議書達竟不至燕東破時年餘九十矣據史宣宗本紀貞祐二年正月乙酉徵處士王澮不至四年三月己卯處士王澮以右諫議大夫復還中奉大夫翰林學士仍賜諡衆諭

其後唐諸國已破而無爭者東南曰韃金虜女真西北曰柰蠻乃滿曰烏鵲曰速里曰撒里達曰抗里國回回回石西北曰達塔即乞專速速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而

達當作遼 遼里諸國紀 部在見烏古即仲端北使記 撒里達即回回也秘史蒙文凡 回回皆作撒兒塔兀勒 元史本紀西域諸國東乃采吉思來朝 吉思者撒兒塔兀勒之稱蘭之撒里達也 抗里即康里北使記作航里 達塔即秘史塔塔兒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三疾如飇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顧顧而射右不特抹鞦而已

其步射則八字立脚步闊而腰蹲故能力而穿札

有李序庵校

霆見韃靼者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抹便用羊皮包裹束在小車内長四直尺闊一尺耆婆徑扶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饜青草始肥壯者四齒則扇

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
則反是耳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鍥薄而怯石者葉以
鐵或以板謂之脚溢凡馳驟勿飽凡鮮鞍必索之而
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
者謂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霆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
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
控之縶於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後臕落
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
草不成臕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
馬多病也其牡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剌馬種外
餘者多扇了所以無不強壯也移剌者公馬也不
曾扇專管騍馬羣不入扇馬隊扇馬騍馬各自為
羣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足為羣隊只兩兀剌赤
管手執雞心鐵撾以當鞭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
晚兀剌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於主人之帳房
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
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復至若
有越次者兀剌赤遠揮鐵撾俯首駐足無或敢亂
最為整齊其騍馬羣每移剌馬一匹管騍馬五六
十匹騍馬出群移剌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群移

刺馬踰越而來此犀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摯而有别尤為可觀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竪而後平故折旋而膊不傷韂圓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韂之革手揉而不硝灌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斷爛闊不踰一寸長不逮四揌故立馬轉身之順

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人三騎或六七騎五十騎謂之一糾(都由切即一隊之謂)武酋健奴自鳩為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魯軍曩攻河西女真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真大真國)厥相王賢佐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子(即狗國也男子面目拳塊而乳有毛走可及奔馬女子姝麗韃攻之而不能勝)西南曰斛速益律子(水韃靼也)曰木波(西蕃部領不立君)西北曰克鼻稍(回回國即回紇之種)初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忒没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觧鎮守且把殘金絕了然后理會癸巳年茶合觧嘗為其太子所刼曰脛篤(黑回回其地不雨責水以為國)正北曰呷辣吸紹(黑契丹一名契丹一名大丹即大石林牙國)或削其國或俘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水韃靼木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鼻稍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之憂

含寰二字蓋合罕之誤

此韃人所必爭者

霆見王檝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成吉思既滅其國先鸞國師國師者比丘僧也某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解含寰云金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裏竟滅金國蓋韃人專求馬蹄寔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材說與大使你聽只特著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霆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人騎一馬又有五六疋或三四疋馬自隨常以準備緩急無者亦須一二疋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革六重）有頑羊角弓（角面連靶通長三尺）有響箭（即鳴鏑也）有駞骨箭有梅鍼箭剡木以為栝落鵰以為翎有環刀效回回樣輕停而犀利靶小而褊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刀板如鑿故着物不滑可穿重札有旁牌以革編篠否則以柳闊三寸而長則倍於闊之半有團牌特前鋒臂之下馬而躬專為破敵之用有鐵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有拐子木牌為攻城避砲之具每大酋頭項各有一旗

丞元譯語有鈚子箭三矢鈚子箭又武備志譯語作鈚子箭李本批鍼當即鈚子也　武備志譯語腰刀曰兀都四腰刀曰撒兒闊兀都

只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許置）常捲常偃凡遇督戰纔舒即卷
攻城則有砲砲有棚棚有網索以為挽索者之蔽向
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
一而足論其長技弓矢為第一環刀次之
霆嘗攷之韃人始初草創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
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
白木為鞍橋鞔以羊皮鐙亦剜木為之箭鏃則以
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
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
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其軍糧羊與泲馬（手捻其乳曰泲）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

耶律鑄𩡣流詩注𩡣流馬酮也漢有挏馬官注曰以韋革為夾兜盛馬乳挏治之味酢可飲大禮樂志大官挏馬酒注曰以馬乳為酒言挏之味酢則不然然挏治則味象甘酒萬於香味醇醲曰美謂之𩡣流
○𩡣音助見廣韵
白湛淵續演雅十詩叢揮塞北八珍謂醍醐𩡣流野駝蹄鹿唇駝乳麋天鵞炙紫玉漿玄玉漿也玄玉漿即馬妳子

食夜則聚之以泲馿以革器湏洞數宿味微酸始可
飲謂之馬妳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
於敵是也
霆常見其日中泲馬妳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
與夜泲之之法先令駒子啜教乳路來却趕了駒
子人自用手泲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撞之尋
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妳色清
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
曰黑馬妳蓋滑則似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
日撞多則愈清清則氣不羶只此一次得飲他處
更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

按此馬奶子非一種徐君所見黑馬奶即白氏所謂至清者又別為麿沆則愈緊人所制回回遞溪謂愈搗愈精徐君謂愈撞愈精理則一也

酒醆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鬬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回國
貢來

其行軍嘗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報如大勢軍馬併力蝟奮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部

霆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托落赤分番警地（惟前面無軍營）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整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以代夜邏（即漢軍傳箭法）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其火謂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霆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觀左右

形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强弱百騎環繞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全藉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斷不簇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為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宜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

霆見韃人行軍只是一箇不覩是蠻逼而已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但有用師南侵日少曾喫虧所以膽愈壯而敢無狀也韃人糧食固只是羊馬隨行不用運餉然一軍中甯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用糧米喫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强而不思在我自强之道也

覩是疑當作覩死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

刀博窩刀蓋即字之溪博窩
即備錄之祀阿察刺即塔思也
博窩為察刺溫之父然則是字
魯也

乃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劈圍牌下馬步射一射中鏑則兩旁必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生攪敵陣鮮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挽其奔突則環騎踈哨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己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木使塵衝天敵疑兵眾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纔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真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逸其敗則四散迸走追之不及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忒沒真即成吉思死後其軍馬元窩解之母今自領之偽大太子拙職已殺死了偽二太子茶合解見出戍回回國偽三太子兀窟解即今韃主偽四太子駞欒自河南歸病死以上四人並忒沒真子忒沒哥窩真或呼為窩陳又呼為鳥聖大王乃忒沒真弟按只解忒沒真之姪兀窟解之弟撥都馬忒沒真之壻白厮馬一名白厮卜即白韃偽太子忒沒真壻偽公主阿刺罕之前夫魯花里國王黑韃人刀博窩之父察刺溫之祖也

撻案元初諸婦人而統部曲
惟耶律留哥之妻姚里氏
此蕭夫人當即是姚里氏也
李作行省懿旗
燕京大哥卜是其子也
遼以后族為蕭概不論
其本氏留哥嘗僭稱
故其妻沿遼時后制不稱
姚里而稱蕭

紇䟦郡王(黑韃人) 蕭夫人(契丹人專官投拜戶死事) 阿海(契丹人元在德興府)
秃花(即阿海之弟元在宣德府) 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哥行省懿塔卜其子也) 劉伯林
(漢人中第一萬戶)兵數多寡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
妻而數子昔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
知其幾老酋宿將死者過半曩與金虜交兵關河之
間如速不解䟦没解塔察兒(今名傳盞)按察兒却尚無恙
然戰爭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乏

霆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産
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
妬忌者今韃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黑韃人少髯
故胡多必貴也 霆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
出帳外射弓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
射畢即入金帳

本紀
太宗六年大會諸王百官
于達蘭達葩之地所頒
條令有婦人妬者乘以驕
馬狗行中論罪即聚財為
更娶條嘗賤此細事何
汲汲於大札撒中言之讀此
可知其故也

其頭項分戍則窩真之兵在遼東茶合䚟之兵在回
回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
八人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隷萬
戶之數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寔之在鄆州(今東平府是也)則
有山東之兵史天倪(即史三)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
之兵張柔之在蒲城(保州屬縣)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林之子)之在天城(西京屬縣)則有燕薊山後之兵他雖有領衆
者俱不若此四人兵數之多事力之强也如遼東河
西回回諸國之兵又在漢萬戶之外

霆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户車載輜重及老小畜産盡室而行數日不絶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云此皆韃人調往征回回國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歲者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勝兵回回諸種盡已臣服獨此一種回回正在西川後門相對其國之城三百里出産甚富地煖産五穀果木瓜之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數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甚殘虐諸國已破而無争者東南白韃金虜（女真）西北曰柰蠻（或曰乃蠻）曰烏鵲曰速里曰撒里達曰抗里（回回國名）回回正北曰達塔（即兀速之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争而

其從軍而死也駞其屍以歸否則罊其資槀而瘞之

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駞其主屍首以歸則止給以畜産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産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則插矢以為垣（闊編三十里）邏騎以為衛

霆見忒没真墓在瀘渚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没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未知果否

霆初歸自草地嘗編叙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考亦無大違絶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疏於下方然此亦只述大畧其詳則見之北征

日記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長孺書

是編為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舍君處借錄秋日苦短繼之焚膏始訖同志者當諒余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勾吳茶夢道人姚咨識於華秋館之寒綠軒

此本借抄於繆小山編脩々々歸自江南新得書也李蓴客春間從廠肆得一舊抄本復借之校一過繆本勝李本然所出之源不同繆本誤脫而李本是者亦若干條此書大略可讀矣 乙盦識